浪跡叢談

浪跡叢談卷五

福州梁章鉅撰

請鑄大錢

近日銀貴錢賤官民交困羣思補救之方計惟有請鑄大錢尚是通變宜民之一法余前在廣西撫任即經切實
上陳為戶部議格不行復緣江蘇撫任引疾得請附謝
恩摺內　上陳則留中未發近聞京中臺諫亦有請鑄大錢之摺
上曾向樞廷索取余原摺呈覽又聞此事已交各直省督撫悉心妥議而迄未見有切實敷陳者昨安徽王曉林中

丞恒向吳紅生太守索余兩次疏稿余以第二疏即係申明前疏未盡之意且係留中之件未便宣布而第一疏已經部議各省周知因即錄副與之而索閱者愈多遂鈔付手民如左以應之其詞云竊謂今日銀價之貴固由銀少亦由錢多錢非能真多也由於私鑄之錢充斥遂至銀錢兩不得其平臣竊以為今日變通之計莫如籌錢之有餘以補銀之不足銀之產有限銅之產無窮考禹貢惟金三品銅實與金銀並重當王者貴其貴賤之權亦操之自上耳上之權可以頃刻變人之貴賤獨不可以頃刻變物之貴賤乎古者泉刀之設皆取資於銅周時圜法輕重銖兩

雖不可考然觀其遺制有徑尺者有數寸者可知當千當百自有等差而歷代値錢法之窮因之有大錢之制所謂窮則變變則通也現在江浙閩廣東南數省習用洋錢即外國之大錢也不過取其輕利便於交易耳今若鑄為大錢其利用即與洋錢無異與其用外國之大錢何如用中國之大錢惟利之所在私鑄在所必防然防大錢之私鑄較之防小錢為易但須輪廓分明刻畫工緻磨洗淳淨多用清漢文以經緯其間品愈貴者其製愈精則偽造者不難立辨即如今日洋錢有洋鑄土鑄之分民間一目了然則大錢之官鑄私鑄又何難瞭如指掌且錢質精好工本

不輕私鑄者無從獲利即可不禁而自止然後將民間舊有私鑄之小錢隨地設局收買以備改鑄大錢之用其大錢之等差或酌用當十當五十及當百當五百當千分爲五品仍令與制錢相輔而行查現在一錢之重不過一錢二分惟當十大錢不必用十錢之銅當百大錢不必用百錢之銅製造雖精而工本不致過費銅亦日見有餘此法一行將民間舊積之私錢並外國所來之洋錢皆當自廢

查新疆錢法舊以五十普兒爲一騰格今定以百普兒爲一騰格每騰格直銀一兩即合於古者當十之大錢當日定制似即因銀少之故迄今行之並無格碍難通則內地

又何妨仿照辦理臣愚昧之見所論似駭聽聞然於古有據於今為宜誠使大錢之法一行則天下之銅皆將與銀同貴可使旬日一月之間財源驟裕何慮而不出此或謂大錢之行後必有弊此則全視乎行法之人即如捐例之開亦孰敢保其無弊應請 飭下親信重臣會同部臣博考舊章從長計議凡立法不能無弊而理財全在用人得其人則弊自輕而利自重否則如廣東之六百萬銀徒以資寇而毫不見功豈不重可惜哉

請行鈔法

昨聞有請以人家赤金濟銀之不足並申金器首飾之禁

者尙未知部議如何余謂銀雖不足而金則如故若並此而括索之藏富於民之謂何且今日之漏巵病在通銀於夷然其事未嘗不繁重難行若變爲通金於夷則簡便莫過於此其勢將有莫之能禦者矣於是又有以開礦爲生財之源者又有以行貝爲助銀之用者而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無已則不如請行鈔法之爲便行大錢有利而不能無弊行鈔法亦有利而不能無弊而集事之易鈔法較勝於大錢憶余官京師時聞蔡生甫學士以奏請行鈔鑄秩嘗惜其不知　本朝故事伏查　皇朝三通中備載順治八年曾造鈔十二萬有奇至十八年因國用充裕而止學

士不知考此而但泛引明制於議實跡然即前明十便之說未始不犁然有當於人心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廣三曰齎之也輕四曰藏之也簡五曰無成色之好醜六曰無稱兌之輕重七曰無工匠之奸偷八曰無盜賊之窺伺九曰不用錢用鈔則銅悉可以鑄軍器十曰鈔法行則民間貿易不用銀天下之銀可盡入內庫眞乃十全善法何不可行語云窮則變變則通或變爲大錢或變爲鈔法實爲今日之亟務皆足以充財用而致富强若長守而不變則不但不能通且恐不知所屆矣近在江南讀王亮生學博所撰錢幣芻言至詳且確謝默卿郡丞又穩括

爲鈔貫說至簡而明皆可坐而言起而行者成書具在毋庸贅述惟近許辛木農部又著鈔幣論以闢之則不過妍騁巧於文字間不得謂後起者勝矣

開礦議

礦利之興古矣周禮有丱人之職丱卽礦也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卽後代厰稅之始漢書地理志言朱提山出銀後魏延昌中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礦又恆州白登山有銀礦唐貞觀初侍御權萬紀奏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東漢劉承鈞國用日削五臺山

儈繼容募民鑿山取礦烹銀以輸劉氏賴以足用求太宗至道末天下歲入銀十四萬餘兩眞宗天禧末天下歲入銀八十八萬餘兩神宗元豐初元冶銀二十一萬餘兩金世宗大定間許民采銀二十分取一爲稅明洪武間陜西商縣有鳳凰山銀坑八所福建尤溪縣有銀屏山坑冶八所浙江溫處等屬有銀場永樂間福建浦城縣有馬鞍等銀坑三所貴州有葛溪銀場雲南大理銀冶萬歷間歲有進礦稅銀三百餘萬兩今人無不言開礦有害者大都鑒於前明之用宦官監收礦稅耳不知委用宦官則凡事皆有害何獨開礦我　朝康熙五十二年大學士九卿議禁

開礦

上諭曰天地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要在地方處置得宜毋致生事又乾隆四年兩廣總督奏英德縣銅坑鍊出銀該縣洪磜礦出銀過多請封閉

上諭曰銀亦天地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煌煌

聖諭仁義並行固不欲興利以擾民亦未嘗閉地而塞利

嘉慶年間英煦齋師亦嘗抗疏云中國銀有日減無日增安得不短絀則莫如取諸礦廠或官爲經理或任富商經理即使官吏難保侵漁富商或飽囊橐總係取棄置之物以濟生民之用且可養贍窮民雖聚集多人而多人即藉

以謀生未始無益皆迂遠政體之言非迂儒所能識斯固籌國用者所宜體察而施行也

行貝議

行貝之議尤駭聽聞特齊民狃於目前習而不察耳今民間貴重之物皆曰貨寶貿易之事皆曰買賣其字無不從貝可見古時通行之物至今尙不能沒其名考職貝之貢自夏時已然儀禮之江貝鄭氏注云貝古以爲貨桓寬鹽鐵論云夏時以元貝謂夏以貝爲幣也漢書食貨志大貝四寸八分以上壯貝三寸六分以上幺貝二寸四分以上小貝寸二分以上不盈寸二分者不得爲朋又分貝貨爲

五品大貝以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以二枚爲一朋直五十幺貝以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以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謂貨貝五品至秦始廢貝用錢漢時猶錢貝並用晉以後遂不行至今稱謂物之貴賤視乎人之所尚若果行貝則上以是令下以是聽即與銀同近人有用貝五美之說其一曰遵聖讚曰貝之爲物載於聖經今曰用之先民是程二曰復古讚曰貝之爲物中古所寶今日用之行古之道三曰有文讚曰銀曰紋銀貝曰文貝美在其中采發於外四曰無僞讚曰鈔之難行人爲易僞貝出於水實生於地五曰便

民諺曰錢重銀輕可以致遠貝亦如銀便於流轉數語盡之矣

暎夷

暎夷初至中國未嘗不馴謹自道光二十年以後始逐漸驕肆名爲恭順實全無恭順之心嘗與雲臺師談及往事師深爲扼腕曰尚記得嘉慶二十二年我爲兩廣總督時首以嚴馭夷商洋商爲務葢洋商受暎夷之利益暎夷即仗洋商之庇護因此愈加傲黠不馴我每遇事裁抑之時暎船在黃浦與民人爭水用鳥鎗擊死民人我嚴飭洋商必得兇犯方登船而此犯即拔刀自刎死又咈囒哂國夷

人打死民婦我立獲兇犯照例絞決抵罪道光初暎夷有護貨之兵船在伶仃山用鎗擊死小民二人我飭洋商向暎國大班勒取兇手大班詭言只能管貿易事務兵船有兵頭職分較大我令不能行於彼我旋飭傳諭兵頭兵頭復詭稱夷人亦有被民傷重欲死者多人欲以相抵我察其詭詐傳諭大班如不獻出兇手即封艙停止貿易大班又稱實不能獻出兇手無可如何情願停貿易時兵船已詭避在外洋將匝月我持之益堅大班乃率各夷人全下黃浦大船禀稱無可如何只好全幫回國不做買賣我發印諭言爾願回即回　天朝並不重爾等貨稅於是暎國

大貨船二十餘號收拾篷桅作爲出口之勢仍上稟云大
人既許回國何以礮臺上又設兵礮我又加印諭言虎門
礮臺本是終年常設並非此時待爾等出口欲加轟擊且
天朝示人以大公豈有許爾等回國復行追擊之事於
是各船不得已而出口復又旋轉在外洋校椅灣停泊多
時而其兵船遂𨗳遠遁矣未幾大班又稟兵船不知何時
遠遁我等實愧無能大人如准入口貿易固是恩典否則
亦只好回國等語而洋商亦代爲稟求並令大班寄稟回
國告知國王下次貨船來粵定將兇犯縛來方准入口否
則不准大班亦同此稟求我始應允直至三年春始照舊

開艙通貨此事冬末春初凡夷商人等皆惶惶言關稅必由此大缺且恐別滋事端城中各官亦有爲緩頰者我一人力持以謂　國體爲重貨稅爲輕索兇理長斷不可受其欺脇並飭其以後兵船不許復來非是護貨適以害貨等印諭及四五年貨船來粵稟稱前此犯事兵船不敢回國要不知向何處逃散無從尋獲而四五六年間此種兵船亦實不復至我對衆曰此所謂可欺以其方也自我去粵後兵船復來門人盧厚山亦仿我之意行之時有

發帑之旨云玩則懲之服則舍之尚合機宜不失國體也閩浙後惟林少穆督部亦守此法而情事頓殊爲之慨然

而已

鴉片

近日㬇夷就撫而鴉片之禁漸弛漏卮之弊愈不可稽於是留心國計者僉議請令各直省普種罌粟花使中原之鴉片益蕃則外洋自無可居奇之貨且罌粟漿之成鴉片其毒究不如烏土白皮之甚則吸煙者之害亦不甚深可以逐漸挽救其用心可謂苦矣其設想亦可謂周矣然究非政體之所宜即陳奏亦恐難邀　俞允愚謂爲今之計則不如仍用前許青士太常所奏甚可行也按道光十六年四月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一摺奏

旨交廣東大吏會同妥議不知彼時如何覆奏未見施行
今節錄其原摺如左以備採擇云䆁鴉片例禁愈嚴流弊
愈大應請變通辦理事竊照鴉片烟本屬藥材其性能提
神止洩辟瘴見於李時珍本草綱目本名阿芙蓉惟吸食
必應其時謂之上引則廢時失業莫此為甚甚者氣弱中
乾面灰齒黑有明知其害而不能自已者誠不可不嚴加
厲禁以杜惡習也查鴉片烟之品有三一曰烏土一曰白
皮一曰紅皮皆暎咭唎屬國所出乾隆以前海關則例列
入藥材項下每百觔稅銀三兩其後遂入例禁嘉慶初年
食鴉片者罪以枷杖今遞加至徒流絞候各重典而食者

愈多幾遍天下乾隆以前鴉片入關稅後交付洋行兌換茶葉等項今以　功令森嚴不敢公然易貨皆用銀私售嘉慶年間每歲約來數百箱近竟多至二萬餘箱烏土為上每箱約洋銀八百元白皮次之約洋銀六百元紅皮又次之約洋銀四百元歲售銀一千數百萬元以庫平紋銀七錢計算歲耗銀總在一千萬兩以上由是洋銀有出無入矣夫以中國易盡之藏塡海外無窮之壑日增月益貽害將不可言或欲絕夷人之互市為拔本塞源之計在中朝原不惜捐此百餘萬兩之稅銀然西洋諸國通市者千有餘年販鴉片者惟暎咭唎耳乃因暎咭唎而概絕諸

國之互市則瀕海數十萬衆恃通商爲生計者將何以處之且夷船在大洋外隨地可以擇島成廛內洋商船皆得轉致又從何而絕之比歲夷船周歷閩浙江南山東天津奉天各海口其意卽在銷售鴉片雖經各地方官隨時驅逐然聞私售之數亦已不少是但絕粵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貨之不來且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爲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道光元年兩廣督臣阮元曾嚴辦澳門屯戶葉恆澍夷商一案繼任督臣盧坤亦曾拏獲梁昌榮一案起出烟坭一萬四千餘個格殺生擒者共數十人並將窰口匪徒姚九區寬等籍產入

官查辦非不認眞而此害終不能戢蓋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鶩利遠其鬼蜮技倆法令亦有時而窮更有內外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鴉片爲名乘機搶奪良民受累不堪此等流弊皆起自嚴禁以後究之食鴉片者率皆浮惰無志不足輕重之輩亦有逾耆艾而食此者不盡促人壽命海內生齒日繁斷無減耗戶口之虞而歲竭中國之脂膏則不可不早爲之計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仍用舊例準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後只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夷人納稅之費輕於行賄諒彼亦必樂從洋銀應照紋銀一體禁其出洋有犯被獲者鴉片銷燬銀兩充公

至文武員弁士子兵丁或効職趨公或儲材待用豈可聽其沾染惡習至蹈廢時失業之愆惟用法過嚴轉恐互相容隱如有官員士子兵丁私食者應請立即斥革免其罪名寬之正所以嚴之也該管上司及統轄各官有知而故縱者仍分別查議其民間販賣吸食者一概勿論或疑弛禁於政體有關不知觴酒衽席皆可戕生附子烏頭豈無毒性從未聞有禁之者且弛禁僅屬愚賤無事之流若官員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數似無傷於政體而以貨易貨每年可省中原千萬餘金之偷漏孰得孰失其事了然倘復瞻顧遲迴徒循虛事誠恐鴉片終難禁絕必待日久民窮

財賢而始轉計則已悔不可追謹以　上聞伏乞　勅飭
粵省督撫及海關監督確查以上各情節如果屬實速議
變通辦理章程以杜漏巵而裕國計臣不勝惶悚待命之
至

水雷

粵東近傳咪唎㗼國夷官創造水雷之法遣善泅水者潛
至敵人船底藉水激火迅發如雷雖極堅厚之船罔不破
碎粵省洋商潘姓者如法製造凡九閱月而成曾經將水
雷器具二十副齎京恭呈
御覽於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奉

旨交直隸總督天津總兵會同演試旋據覆奏於九月在天津大沽海口會同演試用徑八寸長丈六杉木四層紮成木筏安於海面墜定錨纜將喫藥一百二十斤水雷送至筏底緊定引繩拔塞後待時四分許轟然一聲激起半空將木筏擊散碎木隨煙飛起其海面水勢亦團圓激動洵為火攻利器云云並纂成火雷圖說進　是刊布竊謂此器甚好非西人之巧心莫能剏造非洋商之厚力亦莫能仿成惟是大海茫茫波濤洶湧此器如何能恰到敵船之底又恰能使敵船渾然罔覺坐待轟擊則皆非瞽儒淺識之所敢知矣

礮考

歸田瑣記中有說礮一條頗中今日情弊而礮之緣起未之詳也或以爲問余乃摭拾所見各書告之曰礮字俗作砲潘安仁閒居賦礮石雷駭其最先見者矣李注礮石今之拋石也然說文無礮字旝字注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磓敵是許氏以旝爲礮唐書李密傳以機發石爲攻城械號將軍礮自後人有火礮之製俗遂從火作炮字非也火礮之用始見於宋楊萬里海鰌船賦序云宋紹興三十一年金兵欲濟江虞允文伏舟七寶山舟中發一霹靂墜礮墜水中硫磺得水火自跳出紙裂而石灰散爲煙霞

眯其人馬之目金兵大敗然此乃紙礮用石灰以眯目非以礮子爲攻擊之具也礮之用鐵始於金名曰震天雷以火礮攻城始於元世祖得回回所獻新礮以攻破襄陽名曰襄陽礮明永樂間平交阯始得神機鎗礮法至嘉靖二年佛郎機寇廣州指揮柯榮禦之賊敗遁官軍獲其二舟得其礮卽名爲佛郎機詳見明史紀又兵志云佛郎機礮式以銅爲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數百斤礮之用銅始見於此至我　朝天聰五年始造紅衣大礮名曰天佑助威大將軍崇德八年又造神威大將軍礮康熙十五年又造神威無敵大將軍礮康熙二十八年又造武成

永固大將軍礮詳見　皇朝禮器圖式　造火藥法滸澼百金方中所載頗詳葢硝磺炭三者皆須研得極細必擣至萬杵以外愈多愈好炭用柳條以細如筆管者爲妙必去皮去節帶皮則煙多有節則易炸也製好後必須放手心燃之藥去而手心不覺熱者方爲合式余提兵上海時蘇州局員來繳新製火藥余嫌其未淨令以手心試之委員皆縮手不前曰前繳藥時皆不如是余曰此試火藥定法也然則前此收藥之皆不如法可知矣因駁回令其再擣再繳時以白紙鋪棹上試之藥去而紙絕不燒於是衆始嘆服云

天主教

湖北黃岡吳德芝有天主教書事一篇云西洋國天主教前未之有也明季其國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先後來中國人多信之其術長于推步象緯使之治歷頗有奇驗又善作奇技淫巧及燒煉金銀法故不耕織而衣食自裕浸假延蔓各直省郡邑建立大廟曰天主堂宏麗深邃人不敢窺而各以一西人主之細民願歸之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後主者受之名曰奧教人按一名與白銀四兩廠其門以赤紙上畫一長圈中列十字架刀鋸鉤棚等器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門畫磔器也每

月朔望男女齊集堂中閉門誦經及暮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必其教中人來施鍼灸婦女亦倮體受治死時主者遣人來殮盡驅死者血屬無一人在前方扃門行殮殮畢以膏藥二紙掩屍目後裹以紅布囊曰衣胞紉其項以入棺或曰借殮事以刳死人睛作鍊銀藥生前與銀四兩正爲此也故死時不使聞知若不聽其殮法者謂之叛教卽令多人至其家凌辱百計權四兩之子母而索之窮民惑于此每墮其術中而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皆幾其鍊術可得相與尊信之稱之曰西儒而其主如所在地方必與其長吏相結厚餽遺有事則官長徇庇之以故其教

翁張所刻口鐸一書其言謂萬物主于天而天又主于天主一概圜壇方澤光岳祀典宗廟祖玫皆極其唾罵而惟一心致敬天主又言自無始以來倘非有天主操持焉則天久傾頽地久翻覆矣又言天主之神則生于漢哀帝十四年其說之狂悖如此工繪畫雖刻本亦奇絕一幀中烟雲人物備諸變態而尋其理皆世俗橫陳圖也又能製物爲裸婦人肌膚骸骨耳目齒舌陰竅無一不具初折疊如衣物以氣吹之則柔輭溫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喪心如此康熙中黃岡令劉公澤溥深惡之議毀其廟逐其人胥吏有從其教者懲以重典不旬日而上官

下檄反責以多事糜錢可通神也雍正二年浙江制府滿
公上言其惡　朝廷納之禮部議覆奉　旨西洋人除留
京辦事人員外其散處直隸各省者應通行各該督撫轉
飭各地方官查明果係精通天文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
効用餘俱遣至澳門安插其從前曾經內務府給有印票
者盡行查送內務府銷燬其所造天主堂令皆改爲公所
凡誤入其教者嚴爲禁諭令其改行如有仍前聚衆誦經
者從重治罪地方官若不實心禁飭或容隱不報如之三
月奉通檄盡逐其人以其堂爲義學公所百年汚穢一旦
洗濯因喜書其事云云按此事在雍正初至今剛踰百年

而其燄復張甚爲可恨因錄舊事以正告夫當事主持者

均賦

余藩牧吳中時目擊田賦之重曾有均田之議旋以引疾歸里未及上陳附見其說於退庵隨筆中蓋亦　國初人有此議曾見其書而忘其姓氏既而再四思之此說究有難行我　朝一視同仁究未便爲此挹彼注茲之請而同輩中亦有竊笑其迂者近讀粱紹壬秋雨庵隨筆所載一條較爲平允臚陳原委亦更詳明因亟錄之以資決擇其略曰江南之蘇松浙江之嘉湖江西之南昌袁瑞等府賦重于他處人皆曰此明太祖惡張士誠陳友諒因而仇視

其民也而實不盡然蓋其害實起于宋之官田迨有明中葉復攤絜官田重賦併于民田遂貽禍至今考官田民田之分二者本不相同官田輸租民田納賦輸租故額重納賦故徵輕宣和元年浙西平江諸州積水新退田多曠業當時在廷計利諸臣獻議募民耕種官自收租謂之官田厥後加以籍没蔡京王黼韓侂冑等又充踰限三分之一之田盡屬之官而官田于是乎寖廣矣沿及元世相沿不革元末張氏竊據有吳又并元妃嬪親王之產入焉明祖滅張氏其部下官屬田產徧于蘇松明祖既怨張氏又籍其田並後所籍富民田悉照租額定賦稅正統時巡撫周

忱奏請減官田額又奏官田乞同民田起科部議格不行嘉靖中嘉興知府趙瀛請以官田重賦攤絮于民田而均之趙固以官田民田有同一坵而稅額懸殊故創并則之議不知官田自當減賦民田不可增賦同時蘇松亦仿其議奏請允行自是官田之名盡去而民田概加以重賦我

朝平定江南以萬歷時額賦爲準時已無復有官民之分但官田雖減猶未爲輕民田旣增彌益其重然則江右南昌袁瑞浮糧所以早蒙豁免者由官田名額未除蘇松嘉湖浮糧所以難邀蠲除者以官田名額旣去均于民田之賦竟指定爲正供不復推求往時攤絮之故韓世琦慕

天顏先後披　卒格不行雍正二年　特恩除蘇州額徵
銀三十萬兩　江十五萬兩乾隆二年又除蘇州額徵銀
二十萬兩民力固可稍舒然舊額太重雖屢減仍無益也
如有爲民請命者誠能縷述其所以然之故知宋不括官
田則無此重賦明不攤派民田則亦無此重賦爲今之計
莫若均賦　法請即以蘇松隣壤東接嘉湖西連常鎮相
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間年歲豐歉雨暘旱溢地方物產人
工勤惰皆相等也以之較常鎮賦額則每畝浮加幾倍宜
查常鎮之額拨其最重者定爲蘇松嘉湖之賦則用以指
陳入　告以曹　朝廷惠愛東南氓庶之至意則百世蒙

其禍矣

斛制

今之官斛規制口狹底闊起於宋賈似道元至元間中丞崔彧言其式口狹底闊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行於世至今沿之不改蓋斛口小則斛面或淺或滿盈虧固自有限所以杜作奸者其法至善賈雖奸相而此一物規制固百世不可易也

赦令

謝梅莊曰自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其後孔明惜赦孟光責赦而文中子乃甚其詞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夫赦者先

王仁政之一蓋愚民當刑徵之後未必無悔悟之心而人主除已往之愆亦與民更始之義但當以數爲戒不必以屢爲美也秦皇兩世不聞有赦唐德宗之季十年不赦而陸宣公陽道州皆死於貶所此三主者刑何嘗平哉

科目

近日捐輸之例層見疊出無識者流乃竊竊焉以爲此風不止必有礙於科目且恐將來廢科目之說或由此而開則斷斷不然捐輸自捐輸科目自科目不能舉一廢一且恐轉瞬即有停捐輸之事而終古必無廢科目之虞咨不聞乾隆初有廢科目之疏乎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

德疏云科舉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積弊已深僥倖日衆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當爲之職事也今之時文徒空言而不適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輾轉抄襲膚辭詭說蔓衍支離以爲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經每經擬題多者不過百餘少者僅止數十古人畢生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爲之而有餘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預擬而得答策就題敷衍無所發明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材之盛衰必于心術之邪正今之僥倖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應將考試條款改移而更張之別思所

以甄拔眞才實學之道云云奉
旨飭議時鄂文端公爲首相力持議駁云謹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學漢以後出于郡縣吏魏晉以來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舉科舉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則皆出於時文三代尚矣漢法近古而終不能復古自漢以後累代變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毁譽出于一人之口至于賢愚不辨閥閱相高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士者是也科舉之弊詩賦則祗尚浮華而全無實用明經則專事記誦而文義不通唐趙匡舉所謂習非所用用非所習當官少稱職吏者是

也時文之弊則令舒赫德所陳奏是也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在乎因時而補救之蘇軾有言觀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道在於責實蓋能責實則雖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奮興若專務循名則雖高言復古而法立弊生於造士終無所益今舒赫德所謂時文經義以及表判策論皆爲空言勦襲而無所用者此正不責實之過耳夫凡宜之於口筆之於書者皆空言也何獨令之時文爲然且夫時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且就此而責其實則亦未嘗不適於實用而未可一概皆

毀近遊時文所論皆孔孟之緒餘精微之奥旨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爲佳文者今徒見世之腐爛抄襲以爲無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順之瞿景淳薛應旂等以及

國初諸名人皆寢食經書冥搜幽討殫智畢精殆於聖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洽貫通然後參之經史子集以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而後乃稱爲文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於其中至於姦邪之人迂儒之士本於性成雖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爲時藝咎若今之抄襲腐爛乃是積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作法之涼不已過乎卽經義表判策論

等苟求其實亦豈易副經文雖與四書並重而積習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專心肄習誠有如舒赫德所云數月為之而有餘者今若著為令甲非工不錄則服習講求爲益匪淺表判策論皆加覈實則必淹洽乎詞章而後可以爲表通曉乎律令而後可以爲判必有論古之識斷古之才而後可以爲論必通達古今明習時務而後可以爲策凡此諸科內可以見其本原之學外可以驗其經濟之才何一不切於士人之實用何一不可見之於施爲乎必變今之法行古之制則將治宮室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將簡不率教者屛之遠方

終身不齒姍乃徒為紛擾而不可行又況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應與孝則必有割股廬墓以邀名者矣舉廉則必有惡衣菲食弊車羸馬以飾節者矣相率為偽其弊尤案甚至借此虛名以干進取及乎莅官之後盡反所為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舉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數又何益乎若乃無大更改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論策今所見行表者賦頌之流即詩賦亦未嘗盡廢至於口問經義背誦疏文如古所為帖括者則又僅可以資誦習而於文義多致面牆其餘若三傳科史科名法書學算崇文宏文生等或駁雜無紛或偏長出技尤不足以崇聖

學而勵眞才矣則莫若懲循名之失求責實之效由今之
道振作補救之爲得也我
皇上洞晃取士源流所降
諭旨纖悉畢照司文衡職課士者果能實心仰體力除積
習杜絕僥倖將見數年之後士皆束身詩禮之中潛心體
用之學文風日盛眞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
至於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故立法取士
不過如是而治亂盛衰初不由此無俟更張定制爲也舒
赫德所奏應毋庸議奏上奉
旨依議科目之不廢者鄂文端公之力也

冗員

道光十二三年中各直省皆奉　勅裁汰冗員直隸省自通判以下共裁去二十餘員廣東省裁廉州府同知肇慶府通判高廉兩府司獄南海番禺兩縣河泊所大使長甯始興兩縣訓導江南省裁江蘇華亭縣主簿一缺所司水利改歸縣丞兼管鎮江府照磨一缺所司稽查渡江救生船事改歸鎮江府知府兼管金壇縣湖溪巡檢無巡防之責江甯府照磨無專管事宜揚州府檢校無專司之事均裁去所有稽查邗溝閘座督夫啓閉事宜改歸揚州府經歷兼管陜甘省裁丞倅等官五員江西省裁建昌府水利

通判一缺九江府督糧通判一缺又撫州袁州九江三府
府磨又武甯縣高坪司巡檢新淦縣嶺山司巡檢德興縣
白河司巡檢三缺又署貴省奏錦屏縣幅幀偏小所有知
縣與吏訓導俱著裁汰地丁錢糧就近改歸開泰縣管理
惟錦屏地方民苗雜處未便乏員着改設錦屏縣丞一員
仍歸開泰縣管轄又裁磐石司巡檢一缺又南河裁丹徒
縣丞儀徵縣閘官如皇縣縣丞興化縣縣丞又雲南裁曲
靖府同知劍州所屬彌沙井鹽大使拆曲靖永昌大理三
照司獄順甯府知事又浙江裁紹興府北塘通判衢州府
糧捕通判杭州府屬之城北務錢塘縣屬之西溪務湖州

紹興二府司獄甯波府屬象山趙嶴巡檢嚴州府屬建德縣縣丞又長蘆裁鹽東滄州運判一缺歸并天津運同膠萊運判一缺歸併膠萊運同興國場大使一缺歸豐財場兼管又登甯場大使一缺信陽場大使一缺並着鄰境壽樂場兼管又湖南裁岳州同知一缺永順常德兩府通判二缺柳州道州州判二缺巡檢七缺訓導六缺又福建裁縣丞二缺司獄六缺巡檢九缺皆雜見邸報中所裁已不爲少然此外尙有不實不盡者惟在各督撫大吏隨時察看辦理亦撙節之一端聖經所謂生財大道食之者寡不得謂非當時之急務也

浪跡叢談卷六

福州梁章鉅撰

鄭謙止之獄

吾鄉黃石齋先生以疏救鄭鄤事下獄禍幾不測而鮮有能詳其始末者惟長洲沈歸愚先生嘗論之云前明鄭謙止鄤以非辜而被極刑余初未知其詳見雜說所載謂鄤母吳性酷劣殺婢者屢鄭因假乩仙語令其父杖之及讀鄤前後對簿獄詞司寇馮英讞語與宮詹黃石齋及鄤父鄭振先揭而後知雜說爲譌傳殺鄤者始終溫體仁一人也鄤初入翰林時見文震孟指斥魏忠賢疏留中不發因

上書極言閹中之弊始勒歸繼削籍家居十有四年思陵詔復官始入都謁首輔溫體仁體仁問南方清議若何鄭謂人云國家需才而廟堂未見用才體仁謂非不用才天下無才可用鄭謂用人則才出不用人則才伏方今防邊蕩寇最急能如蕭相國之識韓淮陰宗留守之識岳武穆何患不能成功體仁陽謝之意彼鋒銳如刃必糾彈我動搖我相位陰思有以剪除之甫一月以惡父披剃迫父杖母糾鄭得旨下部嚴鞫夫人必選愞無識禍福縈心而後可惑于二氏之說鄭父振先爲儀曹時見中官宰執互相聯結以中朝第一權奸劾沈貫一幾蹈不測中心不悔則

卓然有守可知矣何所疑惑而披剃為僧乎鄭母吳以禮教自律儀曾貶官萬里相隨恬然自樂胡為有杖妻之事又鄭以建言被謫鄭母喜見顏色曰蘇文忠母云見為范滂吾胡獨不能為范滂母吾今始可云有子矣鄭何憾于母而迫父杖之宜屢鞫而無罪可入也體仁于是落司寇馮英職移獄于鎮撫司先是韓不俠從學于鄭交最厚不俠女二歲與鄭次子喆三歲締婚後不俠夫婦沒女歸為養媳一載病死時年一十二歲此族黨周知者至是體仁以厚貲屬奸人許曦誣以奸媳致死體仁更糾嚴刑終不得實體仁時以彈劾者衆帝亦心動放歸然猶必欲殺鄭

屬職與陸完學編造穢褻歌詞使閹寺上聞上旣聞而怒不可回矣崇禎己卯八月乃磔死前一月鄤猶成尚書講義訂正蘇文忠年譜曻子二十餘則黃石齋先生謂正直而遭顯戮文士而蒙惡聲古今無甚於此者越五年甲申明亡按鄤死固寃然禍止及一家而思陵之亡國實由體仁以體仁陰賊險狠爲孤子結納宦官窺伺上意冀翻逆案斥逐正人使有體有用之士無一立於君側而後其心始快焉由是斲喪國脉至於魚爛瓦解而不能救則體仁實爲魏藻德馬士英阮大鋮之先聲而思陵轉以爲忠宜其國之亡也因論鄭鄤之獄而推論及之鄤將死時語其

二子謂世間殺人者莫如才吾身自殺者莫如口知口之爲禍而卒致禍也此才人氣盛而不能自抑也禰衡以口得罪于曹瞞以才見殺于黃祖何獨不然書此并爲尙口抱才者誡吾鄉徐時作曰此論面面俱到然尙有未盡之義易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觀其人之友而其人可知溫體仁所交者劉志選曹欽程周延儒薛國光之徒也鄭謙止所交者吳中則文文肅震孟墇甫則黃石齋道周上虞則倪文正元璐山陰則劉念臺宗周諸公也君子小人若冰炭黑白之分矣使謙止果有穢行文肅文正念臺肯爲之哭泣于身後石齋肯爲之辨冤于生前幾至自罹其禍

哉前文未及因漫識之

姚明山之誣

古近名士褒貶人物筆之於書彼此傳聞失實使正人被誣不勝枚舉然無關大節猶可也若妄肆譏評則大爲不可如我　朝姜西溟先生有姚明山學士擬傳辨誣一篇云何元朗稱文衡山先生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昌言於衆我翰林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而衡山名長在天壤間今世豈有道著姚淶楊維聰者哉自錢虞山稱快此言載之列朝詩選而明山之後人未知也余辛酉年以纂修之命將北上姚

氏數人持袁泉尙書父子傳誌見示復出明山存集刻本中有送文衡山先生南歸序一篇及送衡山先生馬上口占絕句十首其序大略云自唐設科第以籠天下士而士失自重之節者幾八百餘年然猶幸而有獨行之士時出其間如唐世之元魯山司空表聖陸魯望宋之孫明復陳後山諸人猶能以學行自立而足以風厲乎天下今則惟衡山先生足當之而先生之秉道誼立風節明經術工文章尤有高出於數子之上者其卻吏民之賻以崇孝也麾甯藩之聘以保忠也絕猗頓之游以勵廉也謝金張之餽以敦介也不懾于台鼎之議以遂其剛志也不涸於輶褻

之詔以植其堅貞也天子賢之擢官翰苑官僅三載年方五十餘慨然起南歸之興吾每讌言晉之不得竟三疏得請以去榮出于科目之外貴加于爵祿之上尉羅之所不能取樊籠之所不能收翽然高翔如鳳皇之過疏圃而飲流瀨下視啄腐鼠以相嚇者何不侔之甚也其言曲盡嚮往之志備極贊揚之詞而于詩末章則曰豈是先生果忘世悲歌盡在五噫中其知衡山也深矣錢虞山不考漫筆之書近有史官自刻其稿者復著其說于擬傳不重誣耶明山可傳不獨議禮一節其居官屢有建白據古證今義正辭嚴惜其中年凋喪不竟其志而何氏謂今世遂無道

及耆彼自不識明山于明山固無損也復按家傳誌銘皆云楊文襄引公同修明倫大典公恥不肯與同館皆嫉之而擬傳云淶雖以議禮受杖後與修明倫大典不終其節余在史館疑而請之監修徐公公命請取大典檢閱同修者絕無姚名遂命刪此一段然其稿猶傳播人間也此是姚公大節所係彼既罹禍于生前復被誣于身後史筆之陷人豈必在張桂輩小下哉

三保太監

前明三保太監下西洋至今濱海之區勢在人口不知何以當日能長駕遠馭陸讋水慄如是按明史鄭和傳載鄭

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强永樂三年命鄭和及其儕王景宏等通使西洋治大船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有二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歷諸番國宣天子詔賚金帛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臨之和經事三朝先後凡七奉使星槎所歷三十餘國第一次在永樂三年六月命鄭和王景宏等至五年九月還諸國使者隨和朝見獻所俘三佛齊酋長戮之第二次在永樂六年九月再使往錫蘭山截破其城禽其王九年六月獻

俘於朝赦不誅釋歸國第三次在永樂十年十一月再使往蘇門答剌禽其僞王並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還第四次在永樂十四年滿剌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因命和等往賜其君長十七年七月還第五次在永樂十九年春和等復往二十年八月還第六次在永樂二十二年正月舊港即三佛齊酋長請襲宣慰使職又使和賫勅印賜之冬還成祖已晏駕第七次在宣德五年六月又使和等歷往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前後所得珍奇貢物如眞臘國即今之東埔寨貢金縷衣象五十九阿丹國貢麒麟蘇祿國貢大珠重七兩有奇忽魯謨斯國貢麒麟又貢獅子麻林

國貢麒麟天馬神鹿之類不能悉數而中國之耗費亦不貲矣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云　時通使西番者有司禮少監侯顯帝聞烏思藏僧尚師哈立麻有道術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乃命顯賚書幣往迓選壯士健馬護行元年四月奉使陸行數萬里至四年十二月始與其僧偕來十一月春復奉命賜西番尼八剌地涌塔二國尼八剌王沙的新葛遣使隨顯入朝十三年七月帝欲通榜葛剌諸國復命顯率舟師以行其國即東印度之地去中國絕遠

其王賓佛丁遣使貢麒麟及諸方物榜葛剌之西有國曰沼納樸兒者地居五印度中侵榜葛剌十八年復命顯往宣諭遂罷兵宣德二年復使顯賜諸番徧歷烏斯藏必力工瓦靈藏思達藏諸國而還途遇寇刼督將士力戰多所斬獲還朝錄功陞賞者四百六十餘人顯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絕域勞績與鄭和亞

獅

紀文達師如是我聞云康熙十四年西洋貢獅館閣前輩多有賦詠相傳不久即逸去其行如風巳刻絕鎖午刻即出嘉峪關此齊東語也康熙間

南巡由衛河　回鑾尚以船載此獅先外祖母曹太夫人曾於度帆樓窗罅窺之其身如黃犬尾如虎而稍長面圓如人不似他獸之狹削繫航頭將軍柱上縛一豕飼之豕在岸猶號叫近船即噤不出聲獅俯首一嗅已怖死臨解纜時忽一震吼聲如無數銅鉦陡然合擊外祖家廄馬十餘隔垣聞之皆戰慄伏櫪下船去移時尚不敢動獅初至時吏部侍郎阿公禮稗曾橐筆對寫一圖筆意精妙阿公未署名舊藏博晰齋前輩家後售於余嘗乞一賞鑒家題其邊云元人獅子真形圖以元代曾有獻獅事也余至京會以此事詢吾師師即出圖見示則翁覃溪師題字也並

云外間畫獅者其粉本皆從此出今又五十年矣不知此圖尚在吾師家否也　鄭光祖一斑錄云獅產西域土人覓孩獅豢而馴之自元明至今屢入貢康熙間貢獅二帶往口外打圍遇兩熊甚大衆莫之敢攖放獅搏殺之一熊重一千五百斤一熊重三百斤老獅力盡亦斃小獅旋亦逸去又云有小說記前明嘉靖四十四年有會試舉子倩內監引至蟲蟻房看獅黃色酷似金毛狗尾端茸毛大如斗夷人名獅蠻者豢之獅居之阱渾鐵作柱復以鐵索二條繫其項左右鍊之若欲放出則先將大鐵樁長可六七尺圍徑尺末有二大圈以樁釘入地中止餘二圈在上然後

牽獅鐵索出扣於上兩獅蠻左右掣之不令動內監命戲彩毬蠻取兩毬大如斗五色線結成蠻先自戲舞獅伏地注目若欲起而攫者乃擲與獅以兩足捧之玩弄不置內監令從者取一犬來未至數十武犬即倉皇驚仆溲便俱下獅亦似有覺者撤去毬作嗔視狀大吼一聲草木屋瓦皆震動蠻稟曰活生口至矣恐觸其怒因斃犬擲與獅舒兩足擘之吹氣一口犬毛散落如秋風捲葉犬亦軟如敗絮類無骨者內監曰凡物見獅骨先自酥故其食亦連骨不若虎之食獸必用舌餂去其毛而食亦存骨此獅之所以能食虎豹而為百獸王也後不數年是獅亦死相傳獅

異聞錄合香云

龍神

平生仕宦行役往往觸暑長征回首猶有餘畏偶閱柳南隨筆中載有龍君贈白雲事神爲之往後復閱鐵槎山房見聞錄載有龍君送烏雲事常謂此等異錄往往有之惜吾生無此奇遇耳因彙錄於此以誌景慕之忱云柳南隨筆稱江西貴溪令某有循聲與龍虎山張眞人往來甚歎一日眞人留某飯有一侍者貌甚怪醜腥氣迫人某屢目之眞人曰此龍神也因獲罪天曹謫令山中服役今將屆滿特無人爲之聲說耳君居官清正爲天曹所重若肯代

渠一請必可復登忉利天也某曰余凡夫何能爲力眞人曰公但首肯我當代爲章奏公於名下用花押即得矣某漫應之踰數日再至山中則前侍者已來叩謝眞人曰荷公大力已准還龍宮矣復顧侍者曰先生之恩豈可無物以報侍者曰自獲咎破家後龍藏已空無所有無已則當歸白雲一朶耳某亦不知白雲爲何語姑領之後某以行取入都盛夏北行途中日有白雲一片護蔭其輿毫無暑氣至京乃散乃悟即龍神所贈也此康熙年間事又鐵槎山房見聞錄稱文登叢少保蘭以工部尚書爲三邊總制初通籍時亦曾爲貴溪令嘗於張眞人處遇同鄉李龍神

嘗求公向眞人緩頰欲回家視母公爲代請眞人曰此非不可但宜遵海濱而行免傷禾稼耳忽霹靂一聲龍神已不見矣後公每晷日徒行項上必有烏雲一塊相覆卽龍神之報也此前明嘉靖年間事

雎工神

小住袁浦日有一河員來謁意氣軒昂語言無忌自言係由衡工投効得官甚速並述彼時有一對何云捷徑不在終南河水洋洋大有佳處補缺何須吏部雎工袞袞競開便門且言親在雎口工次目擊合龍時實有神助顯應衆目共覩但不知此神何名耳余記得嘉慶初在京日閱邸

抄是時和珅初伏法先是挐問入獄時作詩六韻云夜色明如許嗟予困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枉勞神室闇難挨曉牆高不見春星辰環冷月縲紲泣孤臣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餘生料無幾辜負九重仁賜盡後衣帶間復得一詩云五十年前幻夢眞今朝撒手撇紅塵他時睢口安瀾日記取香烟是後身事後刑部奏聞奉

御批云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然則雖工之神其郎和珅乎和珅音與河神同或其名已爲之兆矣

陞官圖

余有懷潘芸閣河帥詩云同卅本前定一笑晤邢房閱者

多不得其解盖余於嘉慶乙亥年與芸閣同官京師偶因獄蔵其在林少穆齋中睹陞官圖余與芸閣適同入河防一路至道光乙酉芸閣與余果同從公淮浦絮談及之信是天緣前定前後剛十年也或問陞官圖仿於何時按此圖相傳爲倪鴻寶所作前人謂之選格亦謂之百官鐸所列皆明之官制其實此戲自唐時即有之方千里骰子選格序云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緊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穴骼雙雙爲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爲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有爲尉掾而止者有貴爲將相者有連得美名而後

不振者有始甚微而倏然在上位者大凡得失不係賢不肖但卜其遇不遇耳又文獻通考經籍門有漢官儀新選一卷劉倣撰取西漢之官而附以列傳黜陟可戲笑者雜編之以爲博奕之一助又武林舊事市肆記有選官圖列於小經紀內亦即此戲余亡友李蘭卿曾手創一圖取明史中職官盡入其中分各途各班以定進取極爲精覈余曾從恿其鏤板以行自分手外宦後此局遂疎今無從復問矣

楊令公

嘉慶間余扈　蹕灤陽過古北口見有大廟土人呼爲楊

令公祠嗣閱明統志及密雲縣志皆載之豐潤縣志亦有令公村謂宋楊業屯兵拒遼於此有功故名按楊業生平未嘗至燕古北口又在燕東北二百餘里地屬契丹久矣業安得而至此顧亭林已辨之宋史楊業遼史作楊繼業遼人稱爲楊無敵雍熙三年大兵北征業副潘美連拔雲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契丹國母蕭氏與大臣耶律漢寧等陷寰州護軍王侁令業趨雁門北口業以爲必敗侁逼之行至狼牙村惡其名不進左右固請乃行伏四起中流矢墮馬被擒不食三日死業子延昭爲保州防禦使昭在邊城二十餘年契丹憚之呼爲楊六郎延昭子文廣

字仲容為定州路副都總管皆以驍勇聞此今說部所演
不盡誣也

趙普

偶為友人招觀劇余不諳崑曲而主人不喜秦腔坐中客多為余左袒者適呈戲單余點訪普一齣蓋崑曲與秦腔並有之曲文初無小異客謂余之善調停也或問此事果有之否余謂名臣言行錄中引邵氏聞見錄即有此事云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

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其於普堂中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此與今南部所演略同惟短秦王一節耳

宋江

水滸傳之作亦依倣正史而事蹟不能相符宋史徽宗本紀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侯蒙傳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青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張叔夜傳叔夜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

莫敢嬰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濱刼巨舟十餘載鹵獲于是募死事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鬭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按侯蒙傳雖有使討方臘之語事無可考宋江以二月降方臘以四月擒或藉其力但其時擒臘者據徽宗本紀以爲忠州防禦使辛興宗據童貫傳以爲宣撫制使童貫據韓世忠傳則世忠以偏將窮追至青溪峒問野婦得徑渡險數里擣其穴辛興宗掠其俘以爲已功皆與宋江無涉也陸次雲湖壖雜記謂六和塔下舊有魯智深像又言江詩入掘地得

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時進征青溪或用兵於此稗乘所傳不盡誣惟汪韓門以爲杭人附會爲之恐不足信

張居正

近日梨園有演大紅袍全部者其醜詆江陵張文忠與奸佞同科並形容其子懋修等爲亂臣賊子之不如殊爲過當張太岳當前明神宗朝獨持國柄毀譽迄無定評要其振作有爲之功與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即其子懋修等亦並非紈袴下流考湖北詩錄載張懋修字子樞萬歷庚辰廷試第一授修撰遭文忠家難寃憤投井不死絕粒累日又不死手抱遺籍淚漬紙墨閒天啓辛酉文忠墓

忽有白氣如雲如煙越明年春特旨昭雪時子樞年八十矣其渡江津有感云秋色滿林皋霜天雁叫高野花寒故細濁酒醉偏豪白雪知孤調青山有二毛從來仲蔚宅匝地起蓬蒿弟允修字建初蔭尚寶司丞崇禎甲申正月獻賊掠荆州憂憤不食死有絕命詞云八十空嗟鬢已皤豈知衰骨碎干戈純忠事業承先遠捧日肝腸啓後多今夕敢言能報國他年漫惜未掄科願將心化錚錚鐵萬死叢中氣不磨俱可想見其忠義之氣至文忠之曾孫別山先生同敞在桂林死事尤著然則文忠之澤固久而未斬也

按說部中雜載江陵父喪設祭所列果品皆像山形甘

蔗山倒壓死野人觀者於其下既敗楊御史劾之曰五步一井以清路塵十步一廬以備茶竈又云迎其母赴京其母畏長江之險地方官爲聯舟如岸俾乘轎以濟及敗其母尚存衣裳皆自澣焉有名下士批駁之云江陵在江北其母入都正可陸行至襄陽安有渡江之理不知江陵本傳明云居正言母老不能冒炎暑進京帝令中官護大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以所傳五步一井十步一廬槪之恐是由內河渡江清淮陸行入京也

外夷月日

余在粵西見粵東有刻本載外夷月日者姑存之以廣異

聞云外夷暎咭唎咪唎㗸及大小西洋大小呂宋咈囒哂嗬囒等國每歲以冬至後十日爲元旦足三百六十五日爲一年每至四年於二月內閏一日自奉耶穌教之年計起迄今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卽

天朝道光十九年己亥也今將外夷各月分名色及其日數開列於左正月曰然奴阿釐共三十一日二月曰飛曾阿釐共二十八日三月曰嗎治共三十一日四月曰嗾悖釐爾共三十日五月曰咩共三十一日六月曰潤共三十日七月曰如來共三十一日八月曰阿兀士共三十一日九月曰涉點麻共三十日十月曰屋多麻共三十一日十

一月曰娜民麻其三十日十二月曰蘼森麻其三十一日此各外夷相傳之月分名色也其稱我中國各月分亦別有名色如正月曰乏士們二月曰昔鯾們三月曰塌們四月曰咶們五月曰輝色們六月曰昔士們七月曰森們八月曰噎們九月曰那引們十月曰鼎們十一月曰林們十二月曰都嗾爾們

平淡

張太岳集中甚有見道之語如云凡物顏色鮮好滋味穠厚者其本質皆平淡丹砂之根色如水晶謂之砂床煉之則極鮮紅花卉含苞卒皆青白色至盛開乃有彩豔紅花

色亦正白洗之乃紅解鹽初出池其色紅白而味淡雖少食之不鹹茗之初採其芽皆白此皆物器之最佳者故凡人之才性以平淡爲上劉孔才人物志云先求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至於才智勇敢出羣絕倫皆後來之彩色華豔滋味醲厚者也

巧拙

張太岳曰今吳中製器者競爲古拙其耗費財力類三年而成一楮葉者是以拙爲巧也今之仕者以上之惡虛文責實效又鶩爲拙直任事之狀以爲善宦之資是以忠爲詐也嗚呼以巧爲巧其敝猶可救也以拙爲巧其敝不可

救也以詐爲詐其術猶可鬬也以忠爲詐其術不可鬬也用人者於此又當進一解矣　按汪稼門尚書督吾閩時凡遇牧令之披敝衣着舊靴者必加青眼而不知皆被猾吏所欺也

以意命名

吳志孫休傳曰五年春二月戊子立子𩅦爲太子注曰休詔曰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𩅦𩅦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𠅤𠅤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𩐀𩐀音如兕觥之觥字𩒛𩒛音如元頵首之頵音元次子名柜柜音如草莽之莽字昷昷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㝁㝁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字

㸚㸚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抄舊
文會合作之不知其何取乎爾也

以五行命名

今人好以五行命名遞及子孫葢取相生之義此事葢盛
於宋時如尹源弟洙源子林林子焞洙子構朱子父松孫
塾埜在曾孫鉅鈞鑑鐸銓元孫淵洽潛濟濬澄李燾子垕
垩塾岱壁亶孫鎧錫陳源子櫟孫照勳曾孫埜圻基孫鏊
然昌黎集有王屋縣尉章垌墓誌其大父名構父名炕弟
名增子四人鎬鐶銶鋭則唐人已有之又唐史崔鉉子沆
裴鈞子洙高鉽弟鍇鉽子湜鍇子湘渙皇甫湜子松皆同

此意也

惡名

王漁洋先生居易錄云明宗室諸藩生子例由禮部制名主者索賄不滿意輒制惡字與之如崇禎壬午舉人朱慈𤏡衡府王孫也字以西詩文有盛名𤏡字蓋取愁人二字牽合之宋趙彥雲麗漫鈔云宗籍凡祖免親已上賜名受官或寓不典之言如令誅令蘇等不可㮣舉乃知此風宋人已有之頃予在都堂閱揭帖見苗蠻有名阿斬阿亡者尤可駭笑

醜名

古人以形體命名如頭眼耳鼻齒牙手足掌指臂腹臍膀之類皆有之而莊子達生篇有祝腎列子湯問篇有魏黑卵北夢瑣言有孫卵齊則不知所取何義至以畜類命名尤古人所不忌衛之史狗與遽伯玉史魚同爲君子衛宣公之臣司馬狗漢書人表列之中中司馬相如初名犬子南齊有小吏亦名犬子南齊張敬兒傳云父醜官至節府參軍始其母夢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後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豬兒遼史懿祖之後有小將軍狗兒聖宗第五子南府宰相名狗兒又有遼將赤狗兒見金史又金世宗子鄭王永蹈名石狗兒又李英

傳有蘭州西關堡守將王狗兒又有都統紇石烈猪狗元史有石抹狗狗以武功著郭狗狗甯猪狗皆以孝行聞又有中書叅知政事狗兒則不知何姓而北夢瑣言有李螠蛆郝牛屎遼史皇族表有遼西郡王驢糞金史宣宗紀有四方館使李瘸驢元史泰定紀有太尉丑驢則尤不雅矣

昔歐陽公家小兒有名僧哥者或戲謂公曰公素不重佛安得此名公曰人家小兒要易於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僧哥之名亦此意耳此自是惡諢亦可見古人所不忌然亦何至行之仕宦列之史書如前所云者此則眞不可解也

避諱

古人避諱有絕可笑者如唐代諱虎以虎爲武足矣乃又改虎爲獸諱豫以豫章爲鍾陵足矣乃又改薯蕷爲山藥或避字之外又避其音如宋高宗諱構乃並勾鉤苟皆避之仁宗諱禎乃並真貞徵皆避之至如子孫避祖父之諱如淮南王父諱長淮南子凡言長處悉曰修蘇文忠祖諱序凡蘇文中序皆作敘足矣乃范蔚宗以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事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甚至劉溫叟以父名樂而終身不聽絲竹不游嵩岱徐積以父名石而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踐若夫朱溫父名誠以其類戊

改戊巳爲武巳楊行密父名怤以與夫同音而於御史大夫光祿大夫直去夫字此尤可笑者也

觸諱

宋殷淑儀卒謝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謂靈運有後也（靈運子鳳早卒超宗父也）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座出侯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罄之室復有異物耶曰且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以觸諱遽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闇乃去及超宗候王僧虎因往東齋詣其子慈慈正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虎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比鳳超宗狼狽而還嗚乎如超宗者所

謂明於責人而恕於責己者乎

九錫

或問古有九錫之名不知所自始按漢書武帝紀諸侯貢士得人者謂之有功乃加九錫張晏注云九錫經無明文周禮以爲九命春秋說有之臣瓚注云九錫備物霸者之盛禮後漢書章懷注謂九錫本於緯書禮含文嘉云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是也近人官場中有戲指知縣擢同知知州爲加九錫者時節相孫公寄圃與余數之則一爲水晶頂珠二爲白鷴補服三爲朝珠四爲紅繖

五爲紅心兩帽六爲紅心拜墊七爲馬前踢胸八爲大夫誥軸而偶忘其一衆思索不得或曰尙有宜人誥軸一分可以當之公大笑曰所謂有婦人焉八錫而已